



天伦

父亲是耄耋之年的“90后”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他是那种典型的“多面手”。虽是执鞭杏坛的教书先生,一手粉笔字写得力透纸背,可动手能力却极强。家里铺砖砌墙、打造家具,从不假手他人。家里的日常维修,更是得心应手。那双握惯了粉笔的手,操起锯子、泥刀和螺丝刀,同样稳当得很。他身上总带着两种气息:粉笔灰的清冷和木屑的暖香。我那股喜欢鼓捣物件的脾气,便是自幼受了他这股耳濡目染。

那天,父亲的一位至交老友打来电话,与我商量:“你爸这年纪,出门一趟不容易,你给他弄个智能手机吧,教他用聊天软件,我们这些老家伙也能常‘见’个面。”

起初,父亲是断然拒绝的。他瞅着那

方寸屏幕,总摇头:“这玩意儿,比解几何题还难。”他摆着手,神情里带着一种被时代抛下的固执。其实,我早就帮他注册了一个聊天账号,头像特意选了张“松鹤延年”的照片,可那账号一直躺在好友列表里没派上用场。

劝说日子像春雨般绵密。我和姐姐轮番上阵,母亲在一旁念叨老友们视频时的热闹。或许是抵不过软磨硬泡,某个黄昏,父亲终于松了口:“那就试试?”他声音不大,却像石子投入静湖,漾开我们满心的期待。

这一试,便成了我们家那段日子里艰难却也温馨的功课。初学的日子满是磕绊,父亲连解锁都要摸索半天。他学得很慢,却透着当年站在讲台上的执着。我坐在他身边,像他当年教我写第一个毛笔字那样,一字一句地慢慢讲。他粗糙的指腹在光滑的屏幕上悬停许久,才小心翼翼落下,点开聊天软件图标时,仿佛在触碰某种易碎的珍宝。

指尖温情

□曾德涵

那阵子,父亲忙着加好友,忙得不亦乐乎。我把家里的老友、亲戚一个个帮他加上。他像个刚入学的小学生,兴奋地盯着屏幕,姐姐打电话来问父母在忙啥,我笑着说:“老头现在有几十个好友了,正忙着打招呼呢!”

话说“一世两世孩童”,真正的难关才刚刚开始。父亲毕竟年事已高,记忆力大不如前。教他视频通话,他倒是很快就记住了,可一到按键,就状况百出。我费了不少功夫,好在他最终还是掌握了。当我第一次打通他的视频,屏幕上跳出我的脸时,父亲凑近屏幕,眯着眼,开心地说:“哎哟,这玩意儿就是好,通话还能看见人影儿。”那一刻,我看见他眼里有光在闪动。他说,太方便了。

教会了视频,我以为万事大吉,谁知这只是开始。父亲虽然学会了,但有时会忘。常常是刚关掉屏幕,他就找不到软件图标在哪里了。我不厌其烦地教,他也不厌其烦地学。有时候我上班,妻子便接过教他的任务,父亲一遍遍地划拉着屏幕,有时手指头在玻璃上都磨出了汗渍,所幸父亲终于还是学会了独立拨打视频电话。



心要像门一样,开合自如有度。



乡情

频来语燕定新巢

□夏涛

入夏的一个上午,细雨蒙蒙,薄雾漫过古镇巷陌。街巷的烟火气,也随着细雨放缓了脚步。我踏入一座平日不对外开放的红砖古厝,赴一场跨越近百年的建筑之约。

这栋20世纪30年代初落成的闽南“皇宫起”,没有张扬的气派,出砖入石的墙面、凌空舒展的燕尾脊、青草石与玉白石相映的精巧雕饰,尽是岁月沉淀的温润沉静。步入石埕,名家墨宝次第呈现,整座院落满溢厚重的文史底蕴。而让我驻足的,是二进大门两侧的篆书楹联:“暂止飞鸟将数子,频来语燕定新巢。”

短短十四字,不着一字写家,却写尽家园归意。飞鸟携雏暂栖檐下,是半生奔波后的片刻安歇;春燕衔泥频筑新巢,是奔赴前路的安稳归宿。这副楹联,既是宅主当年辗转半生、心系桑梓的心境写照,也藏着人间最朴素的温情。

本是寻访古迹,未曾想开门相迎的,竟是另一位久疏联络的友人的父母。原来,这是她的娘家。我与她平日交集不多,从未问过她的家世渊源。二老守护老宅,悉心照料院内草木,让古厝虽无市井喧嚣,却始终萦绕着人间暖意。随着主人穿行院落,静听他们讲述砖瓦承载的旧事,文脉浸润人心,愈发感佩这方宅院的厚重底蕴。

行至院门右侧,旧厢房已辟为清雅会客室。门口一盆幽兰恣意盛放,兰叶舒展,清芬袅袅。闲谈间,主人聊起趣事:这株兰花颇有灵性,长在院中露天时,无论风吹雨打,年年热烈绽放;一旦移入室内精心养护,反倒敛蕊闭芳,再不肯开了。

细品之下,恍觉这株兰花的脾性,恰似这家人的宿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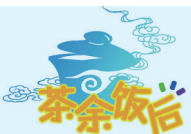
那院外迎风怒放的,便是他们的女儿。她没有固守这方寸天井,而如兰花生于旷野,走出故里、扎根他乡。如今事业顺遂,家庭和美,一如春日之兰,不困于旧巢,自有广阔天地舒展芳华,恰好呼应了楹联中“频来语燕定新巢”的从容。

而那移入室内便甘愿沉默的,正是守宅的双亲。他们并非失去了绽放的能力,而是将根系深扎故土。就像那盆入室不花的兰,收敛了锋芒,却涵养了浩然清气。他们把所有的温柔与牵挂,化作了静静地目送与默默地守望。守着百年祖宅,不求儿女朝夕缠绕,只盼远行之人,如兰生幽谷,在他乡自在芬芳。

一副楹联,道尽人生奔波与心灵归宿;一兰内外,藏尽亲情牵挂与温柔成全。古厝静默仁立,雨滴悬于檐角,原来世间最好的亲情,并非牵绊与羁留,而是飞鸟有枝可栖,春燕有巢可安,彼此牵挂,各得其所。

归家后,我把这场偶遇发微信告知友人。她很快回复,先是一串“哈哈哈”的笑声表情,紧接着写道:“你竟然绕了一大圈——直接找我不就好了?”

屏幕微光里,我默然片刻,随即会心一笑。这一路看似绕远,远的哪里是路途,分明是人情的疏淡与久别后的隔阂。我原以为是在探访历史,却不料走近了故人;原以为读懂了楹联与兰花,却不料最终读懂了这一场关于“归途”的宿命。原来,最治愈的风景,往往就在这一大圈的兜兜转转之后。正如那株幽兰,无论开在旷野还是守在深宅,只要根脉相连,便是最好的归宿。



夏之绝句

●夏乃声音的季节,有雨打,有雷声、蛙声、鸟鸣及蝉唱。蝉声足以代表夏,故夏天像一首绝句。

——简嫔《夏之绝句》

●夏夜的清风,携带着草木虫鱼的气息,如缀满珠花的无边无际的轻纱,铺天盖地而来。

——莫言《檀香刑》

●西瓜以绳络悬之井中,下午剖食,一刀下去,喀嚓有声,凉气四溢,连眼睛都是凉的。

——汪曾祺《夏天》

●夏天才真正是美的,充沛、丰厚、浩大,全都盛开不惜接近死亡,那才是高贵呢。

——史铁生《务虚笔记》



爷爷的咳嗽

□王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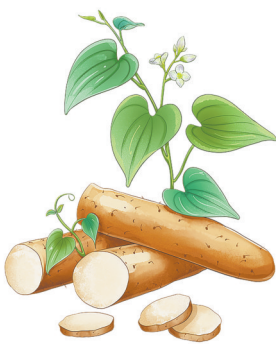
爷爷一直是我的神话
我和爷爷隔着前世今生
别人蹲在爷爷的膝前听故事
我坐在孩子的身旁话说爷爷

捡起一块烙刻“安平”两字的
石片,在我马尼拉湾的梦土
爷爷的咳嗽隔着海峡
漂水花漂到南洋

自从在同乡会的墙上
爷爷缩小成一张黑白照片
爷爷的影子就在异乡扎下了根
没有光的日子我依然看到根的探索

墙上那把老掉牙的二胡
每晚都曾是爷爷眺望的弯月
爷爷走后我拭擦墙上的残月
它竟发出二胡的弦音

墙,裂开来
天,暗下来
强忍喉中钻心之痒
爷爷的咳嗽成了太平洋的哑炮



(CFP图)

白玉好吃

□赵郭峰

最家常的,是切片清炒。热锅下油,姜丝爆香,淮山片入锅快炒,加几片黑木耳、胡萝卜作陪,大火翻炒两三分钟,撒盐出锅。入口爽脆清甜,带着山野的气息,是夏日里十分开胃的白月光。

要论温润,当属淮山排骨汤。将淮山切滚刀块,与焯过水的排骨同入砂锅,加几粒红枣、枸杞,小火慢炖个把小时。淮山在汤中渐渐软糯,部分融入汤里,化作天然的芡汁,汤汁浓郁奶白,喝一口,从喉咙暖到胃。而在冬日傍晚,一碗热汤下肚,整个人仿佛被治愈了。

清蒸,则是最简单的做法。将淮山切段,上锅清蒸十五分钟,蘸蜂蜜或桂花酱吃,原汁原味,绵密香甜。老一辈人说,过去日子清苦的时候,蒸淮山蘸白糖就是待客的体面点心。现在日子滋润了,这种朴素的吃法反倒成了养生时尚。

新农人说,还有其他做法,譬如,将淮山磨成浆,和进面粉里,做成淮山面线、淮山米粉,滑溜爽口,营养加倍;或者制成淮山饼、淮山纤维酥,酥脆香甜,男女老少爱不释手。如今的淮山,早已不是那个只能炖汤的配角,它正以各种姿态,走进千家

食事



万户。

去年,我收到一位南洋侨亲寄来的信。信封里除了贺卡,还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,是他儿时 in 祖厝门槛上端碗吃饭的模样。信中说:“少小离家,最想吃的不是山珍海味,而是冬至那一碗母亲炖的淮山排骨汤。那味道,就是故乡。”

读到这里,我忽然明白,一根小小的淮山,承载的何止是滋味?它连着故土的地气,系着游子的心肠,也滋养着无数远行人的乡愁。

闽南山村的田埂上,淮山一茬又一茬,新农人们弯着腰,一锄一锄地翻土,年年相似,岁岁不同。他们把希望种进地里,待霜降过后,又将是一场丰收。

而我,只盼望着在每年丰收的季节,呼朋引伴,炖一锅淮山排骨汤,慢慢喝,泡上一壶香茗,慢慢品,然后闭目遐思,慢慢想,想这片土地的馈赠,想那些在远方惦念着这一口滋味的人。

挽脸

□柯平均



(姜贝绘)

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,年轻人甚至听都未曾听过。这门看着简单、实操烦琐的传统手艺,早已跟不上现代人的审美需求。儿时我曾完整看过妈妈挽脸的整套流程,到如今也没能琢磨明白,双手、牙齿相互配合,究竟如何借三角麻线纹除汗毛。

挽脸,不只是一门手艺,更是独属于民间的传统技艺,就此失传实在可惜。

回首



闲来追忆旧事,让我回想起妈妈年轻时的一项绝活——挽脸。

不识一字的妈妈,除了参加劳动之外,还身怀好几样手艺。如缝制衣服,一家大小的衣服,都是妈妈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。她用布尺量体,比对布料,就能做出合身的衣服来。

更为奇特的是,她年纪轻轻,就从娘家学会了一种古老的手艺——挽脸。

以前的女孩子出嫁之前,是一定要挽脸的。一是代表已然成年;二是挽脸净面,容貌会显得漂亮端庄。也由此催生了一种行当,专职挽脸的妇人应运而生,上门服务是要收费的。当年理一次发两毛钱,挽

脸的价钱要翻一倍。

村里人得知我的妈妈会这门手艺,而且分文不取,便互相引荐待嫁姑娘,请妈妈在出嫁前帮忙挽脸。遇上农忙时节,还要提前预约,有时只能约在夜里。

每当有人上门请妈妈挽脸,我总爱凑到跟前看热闹。一卷麻线、一块饼、一把剪刀,便是全套挽脸工具。

记忆里整套流程分四步:第一道工序净脸,拿温热毛巾擦净脸庞,软化毛孔;第二道,在脸上厚厚抹一层白色香粉,这种香粉在走街串巷的货郎的担子上都能买到;第三道,取一根麻线,两端分别缠在拇指与食指上,双手撑开麻线,中段用牙齿咬住,手、嘴相互配合绷出三角造型,上下来回动作,两股麻线便有节奏地一开一合;第四道,用开

合的麻线先绞下巴,再挽颊,最后额头,分区细细绞除汗毛,修齐眉毛,直至整张脸蛋光滑洁净。

看着妈妈娴熟又富有节奏的动作,再看姑娘挽脸时强忍疼痛的模样,对比挽完之后光洁细腻的脸庞,放在如今来讲,只觉仪式感满满。

如今回想,挽脸本质就是去除面部汗毛。不用剃刀刮,反倒用麻线绞,一来坊间传言剃过的汗毛会越长越粗、长得更快;二来作为女子成年的传统礼数,挽脸的方式更显温婉端庄。

后来,各类美容门店遍地开花,传统挽脸这门手艺渐渐淡出大众视野。妈妈五十多岁时牙齿便掉光了,没法再用牙齿咬住麻线配合双手绞汗毛,这门古法美容手艺,便传给了我的大姐。

现如今提起挽脸,懂这门手艺的大



众生

龙眼鸡

□蔡安阳

大暑一至,踏进闽南乡野便热闹起来,在整片龙眼林里,鲜活意趣都藏在一种名字颇有气势的小虫身上。

闽南人唤它龙眼鸡,可它与禽类没有半点干系,学名长鼻蜡蝉。只因它一身斑斓的花翅,头顶拖着一截酷似大象的红色长鼻,常年栖在龙眼枝干上,也便得了这个乡土名字。往来游人只顾仰头张望枝头青涩的龙眼,很少有人留意,这藏在浓荫里的小虫,牵着一代代闽南团仔的童年。

那日,我靠在老屋门前两棵龙眼树下歇脚。烈日把石埕烤得泛起白气,蝉鸣裹着湿热的风,绕着红砖大厝缓缓打转。两个团仔贴脚扒住粗糙树干,年纪偏小的团仔攥着衣角轻声叮嘱:“阿兄轻些,毋通惊动伊,龙眼鸡的鼻子最灵,手还没挨到,伊就要飞了。”年长的少年屏住气

息,贴着树干稳稳捏住它标志性的红长喙,小心托住双翼将它取下。软糯的乡音落在枝叶间,一下子把我拽回年少的旧事里。

这两棵龙眼树,是我们儿时的乐园。我们整日在枝干间攀上爬下,一身攀树的本事,都是在这两棵树上练出来的。一到大量,枝头除了渐渐饱满的龙眼,最鲜活的便是龙眼鸡。它们平日里静贴在树皮上一动不动,警觉性极高,稍有动静就振翅躲进绿叶深处,格外难捕捉。儿时寄居晋江阿嬷家中,我总跟着隔壁的小伙伴,专挑大人午休的时段钻进果园搜寻。

我们找来缝衣棉线,要么系住龙眼鸡的长鼻迎风放飞,像握着一只小巧的纸鸢,看它牵着细线在空中盘旋;要么轻轻掐去它内层柔软的薄翅,蹲在石埕上看它

笨拙爬行。一整个午后的闷热烦闷,都随着翻飞的翅影消散干净。闽南人家向来爱吃油炸野虫,知了、蚂蚱都是桌上的时令野味,我也曾猜想龙眼鸡是否可以入食,可它机敏稀少,好不容易捉到几只,终究舍不得下锅,只当作掌心的玩物。

阿嬷常坐在石条凳上,一边剥着龙眼肉,一边慢悠悠同我们闲谈。她说,龙眼鸡靠长鼻刺进枝干吸食汁水,是果农眼里的害虫,亦是时节馈赠给孩童的闲趣。就像我年少贪吃桑葚过量流鼻血,世间万物皆有两面,欢愉面前要知分寸、懂得珍惜。那时只顾着逗弄彩翼小虫,离乡辗转多年,才读懂长辈藏在家常闲话里的处世道理。

热风掠过整片龙眼林,枝叶层层翻涌,蝉鸣顺着晚风绕进天井。大厝院墙爬着青葱薜荔,竹簾箕里摊晒着海石花草,